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二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御纂朱子全書卷二

學二

存養　持敬　靜

聖賢皆以心地為本以下論存養

古人言志帥心君須心有主張始得

心若不存一身便無所主宰

心在羣妄自然退聽

人精神飛揚心不在殼子裏面便害事

未有心不定而能進學者人心萬事之主走東走西如何了得

人昏時便是不明纔知那昏時便是明也

今人心聳然在此尚無惰慢之氣況心常能惺惺者乎故心常惺惺自無客慮

人常須收斂箇身心使精神常在這裏似擔百十斤擔相似須硬著筋骨擔

學者為學未問真知與力行且要收拾此心令有箇頓放處若收斂都在義理上安頓無許多胡思亂想則久久自於物欲上輕於義理上重須是教義理心重於物欲如秤令有低昂即見得義理自端的自有欲罷不能之意其於物欲自無暇及之矣苟操舍存亡之間無所主宰縱說得亦何益

令於日用間空閒時收得此心在這裏截然這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便是渾然天理事物之來隨其是

非便是見得分曉是底便是天理非底便是逆天理

常常恁地收拾得這心在便如執權衡以度物

人若要洗刷舊習都淨了却去理會此道理者無是理

只是收放心把持在這裏便須有箇真心發見從此

便去窮理

或問存心曰存心只是知有此身謂如對客但知道我

此身在此對客

心存時少亡時多存養得熟後臨事省察不費力

平日涵養之功臨事持守之力涵養持守之久則臨事愈益精明平日養得根本固善若平日不曾養得臨事時便做根本工夫從這裏積將去若要去討平日涵養幾時得

明底人便明了其他須是養養非是如何椎鑿用功只是心虛靜久則自明

或言靜中常用存養曰說得有病一動一靜無時不養人之一心當應事時常如無事時便好

平居須是儼然若思

三國時朱然終日欽欽如在行陣學者持此則心長不放矣

或問初學恐有急迫之病曰未要如此安排只須常恁地執持待到急迫時又旋理會

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栽只如種得一物在此但涵養持守之功繼繼不已是謂栽培深厚如此而優游涵泳於其間則浹洽而有以自得矣

苟急迫求之則此心已自躁迫紛亂只是私己而已終不能優游涵泳以達於道

學者工夫且去翦截那浮汎底思慮

凡學須要先明得一箇心然後方可學譬如燒火相似必先吹發了火然後加薪則火明矣若先加薪而後吹火則火滅矣

問心存時也有邪處曰如何泳曰有人心道心如佛氏所謂作用是性也常常心存曰人心是箇無揀擇底

心道心是箇有揀擇底心佛氏也不可謂之邪只是

箇無揀擇底心到心存時已無大段不是處了

惻隱羞惡是非辭遜是正心才差去便是放若整齊嚴

肅便有惻隱羞惡是非辭遜某看來四海九州無遠

無近人人心都是放心也無一箇不放如小兒子才

有智識此心便放了這裏便要講學存養

學者而今但存取這心這心是箇道之本領這心若在

這義理便在存得這心便有箇五六分道理了若更

時時拈掇起來便有箇七八分道理

心包萬理萬理具於一心不能存得心不能窮得理不能窮得理不能盡得心

若存得此心則氣常時清不特平旦時清若不存得此心雖歇得些時氣亦不清良心亦不長又曰睡夢裏亦七撈八攘如井水不打他便清只管去打便濁了

心不是死物須把做活物看不爾則是釋氏入定坐禪

操存者只是於應事接物之時事事中理便是存若

處事不是當便是心不在若只管兀然守在這裏驀忽有事至於吾前操底便散了却是舍則亡也仲思問於未應接之時如何曰未應接之時只是戒謹恐懼而已又問若戒謹恐懼便是把持曰也須是持但不是硬捉在這裏只要提教他醒便是操不是塊然

自守

人心操則存舍則亡須是常存得造次顛沛必於是不可有一息間斷於未發之前須是得這虛明之本體

分曉及至應事接物時只以此處之自然有箇界限

節制揍著那天然恰好處

叔重問所謂求放心者不是但低眉合眼死守此心而

已要須常使此心頓放在義理上曰也須是有專靜

之功始得

某近因病中兀坐存息遂覺有進步處大抵人心流濫

四極何有定止一日十二時中有幾時在軀殼內與

其四散閒走無所歸著何不收拾令在腔子中且今

縱其營營思慮假饒求有所得譬如無家之商四方營求得錢雖多若無處安頓亦是徒費心力耳

問無事時如何戒謹恐懼若只管如此又恐執持太過若不如此又恐都忘了曰也有甚麽矜持只不要昏了他便是戒懼

根本須是先培壅涵養持敬便是栽培

問伊川謂敬是涵養一事敬不足以盡涵養否曰五色養其目聲音養其耳義理養其心皆是養也

器之問嘗讀孟子求放心章今每覺心中有三病龍統不專一看義理每覺有一重似簾幙遮蔽又多有若心不舒快之意曰若論求此心放失有千般萬樣病何止於三然亦别無道理醫治只在專一果能專一則靜靜則明明則自無遮蔽既無遮蔽須自有舒泰寬展處這也未會如此且收斂此心專一漸漸自會熟熟了自有此意看來百事只在熟且如百工技藝也只要熟熟則精精則巧

自浮沈了二十年只是說取去今乃知當涵養

明道曰雖則心操之則存舍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去其說蓋曰雖是必有事焉而勿正亦須且恁地把捉操持不可便放下了敬而勿失即所以中也敬而無失本不是中只是敬而無失便見得中底氣象此如公不是仁然公而無私則仁又曰中是本來底須是做工夫此理方著司馬子微坐忘論是所謂坐馳也他只是要得恁

地虛靜都無事但只管要得忘便不忘是馳也明道詵張天祺不思量事後須強把他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箇形象皆非自然君實又只管念箇中字此又為中所制縛且中字亦何形象他是不思量事又思量箇不思量底寄寓一箇形象在這裏如釋氏教人便有些是這箇道理如曰如何是佛云云胡亂掉一語教人只管去思量又不是道理又别無可思量心只管在這上行思坐想久後忽然有悟中字亦

有何形象又去那處討得箇中心本來是錯亂了又添這一箇物事在裏面這頭討中又不得那頭又討不得如何會討得天祺雖是硬捉又且把定得一箇物事在這裏温公只管念箇中字又更生出頭緒多他所以說終夜睡不得又曰天祺是硬截温公是死守旋旋去尋討箇中伊川即曰持其志所以教人且就裏面理會譬如人有箇家不自做主却倩別人來做主

問閑邪則固一矣主一則更不消言閑邪曰只是覺見邪在這裏要去閑他則這心便一了所以說道閑邪則固一矣既一則邪便自不能入更不消說又去閑邪恰如知得外面有賊今夜用須防他則便惺了既惺了不須更說防賊

或問閑邪主一如何曰主一似持其志閑邪似無暴其氣閑邪只是要邪氣不得入主一則守之於內二者不可有偏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

人心常炯炯在此則四體不待羈束而自入規矩只為
人心有散緩時故立許多規矩來維持之但常常提
警教身入規矩内則此心不放逸而炯然在矣心既
常惺惺又以規矩繩檢之此内外交相養之道也
古人瞽史誦詩之類是規戒警誨之意無時不然便被
他恁地炒自是使人住不著大抵學問須是警省且
如瑞巖和尚每日閒常自問主人翁惺惺否又自荅
曰惺惺今時學者却不如此

學者工夫只在喚醒上或問人放縱時自去收斂便是喚醒否曰放縱只為昏昧之故能喚醒則自不昏昧不昏昧則自不放縱矣

心只是一箇心非是以一箇心治一箇心所謂存所謂收只是喚醒

人惟有一心是主要常常喚醒

學者常用提省此心使如日之升則羣邪自息他本是光明廣大自家只著些子力去提省照管他便了不

要若著力著力則反不是

令說求放心說來說去却似釋老說入定一般但彼到此便死了吾輩却要得此心主宰得定方賴此做事業所以不同也如中庸說天命之謂性即此心也率性之謂道亦此心也修道之謂教亦此心也以至於致中和贊化育亦只此心也致知即心知也格物即心格也克己即心克也非禮勿視聽言動勿與不勿只爭豪髮地爾所以明道說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

人將已放之心收拾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今且須就心上做得主定方驗得聖賢之言有歸著自然有契如中庸所謂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蓋此心本自如此廣大但為物欲隔塞故其廣大有虧本自高明但為物欲繫累故於高明有蔽若能常自省察警覺則高明廣大者常自若非有所增損之也其道問學盡精微道中庸等工夫皆自此做儘有商量也若此心上工夫則不待商量賭當即今見得如此則更無

閒時行時坐時讀書時應事接物時皆有著力處大抵只要見得收之甚易而不難也

問存心曰非是別將事物存心孔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便是存心之法如說話覺得不是便莫說做事覺得不是便莫做亦是存心之法

用力甚不多但只要常知提醒爾醒則自然光明不假把捉今言操之則存又豈在用把捉亦只是說欲常常醒覺莫令放失便是此事用力極不多只是些子

力爾然功成後却應事接物觀書察理事事賴他如推車子初推却用些力車既行後自家却賴他以行

子升問遇事心不存之病曰只隨處警省收其放心收放只在自家俄頃瞬息間耳

學者須常收斂不可恁地放蕩只看外面如此便見裏面意思才高須著實用功少間許多才都為我使都濟事若不細心用功收斂則其才愈高而其為害愈大

大抵是且收斂得身心在這裏便已有八九分了却看道理有窒礙處却於這處理會為學且要專一理會這一件便只且理會這一件若行時心便只在行上坐時心便只在坐上

問主一無適只是莫走作且如讀書時只讀書著衣時只著衣理會一事時只理會一事了此一件又做一件此主一無適之義蜚卿曰某做事時多不能主一曰只是心不定人亦須是定其心曰非不欲主一然

竟不能曰這箇須是習程子也教人習曰莫是氣質薄否曰然亦須涵養本原則自然别

伊川云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又曰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滞於一隅或者疑主一則滞滞則不能周流無窮矣道夫竊謂主一則此心便存心存則物來順應何有乎滞曰固是然所謂主一者何嘗滞於一事不主一則方理會此事而心留於彼這却是滞於一隅又問以大綱言之有一人焉方應此事未

畢而復有一事至則當何如曰也須是做一件了又理會一件亦無雜然而應之理但甚不得已則權其輕重可也以上語類五十五條

問誨諭工夫且要得見一箇大頭腦便於操舍間有用力處如實有一物把住放行在我手裏不是漫說求其放心某蓋嘗深體之此箇大頭腦本非外面物事是我元初本有底其曰人生而靜其曰喜怒哀樂之未發其曰寂然不動人汨汨地過了日月不曾存息

不曾實見此體段如何會有用力處程子謂這箇義理仁者又看做仁了智者又看做智了百姓日用而不知此所以君子之道鮮此箇亦不少亦不剩只是人看他不見不大段信得此話及其言於勿忘勿助長閒認取者認乎此也認得此則一動一靜皆不昧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端之著也操存久則發見多忿懥憂患好樂恐懼不得其正也放舍甚則日滋長記得南軒先生謂驗厥操舍乃知出入乃是見得

主腦於操舍間有用力處之實話蓋苟知主腦不放下雖是未能常常操存然語默應酬間歷歷能自省驗雖非實有一物在我手裏然可欲者是我底物不可放失不可欲者非是我物不可留藏雖謂之實有一物在我手裏亦可也若是謾說既無歸宿亦無依據縱使强把捉得住亦止是襲取夫豈是我元有底耶曰此段大槩甚正當親切操存久則發見多放舍甚則日滋長此二句甚好○答呂子約

來書云今日反復諸書以收心至涵養工夫日有所奪未見其效此又殊不可曉夫讀書固收心之一助然今只讀書時收得心而不讀書時便為事所奪則是心之存也常少而其放也常多矣且胡為而不移此讀書工夫向不讀書處用力使動靜兩得而此心無時不存乎然所謂涵養工夫亦非是閉眉合眼如土偶人然後謂之涵養也只要應事接物處之不失此心各得其理而已答陳膚仲

夫謂未發之前不可著力者本謂不可於此探討尋求也則固無害於涵養之說謂當涵養者本謂無事之時常有存主也則固無害於平日涵養之說答胡季隨

持守之要大抵只是要得此心常自整頓惺惺了了即未發時不昏昧已發時不放縱耳答項平父

所論涵養本原之功誠易間斷然纔覺得間斷便是相續處只要常自提撕分寸積累將去久之自然接續打成一片耳答方賓王

問學者於已發處用功此却不枉費心力曰程子言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然則未發之前固有平日存養之功矣不必須待已發然後用功也荅或人

學者講論思索以求事物義理聖賢指意則當極其博若論操存舍亡之間則只此毫釐之間便是天理人欲死生存亡之分至簡至約無許多比並較量思前算後也荅或人

二者誠不可偏廢然聖門之教詳於持養而略於體察孟子指齊王愛牛之心乃是因其所明而導之非以為必如此然後可以求仁也夫必欲因苗裔而識本根孰若培其本根而聽其枝葉之自茂耶　胡子知言疑義

問孝述覺得閒嘗心存時神氣清爽是時視必明聽必聰言則有倫動則有序有思慮則必專一若身無所事則一身之內如鼻息出入之粗細緩急血脈流行閒或凝滯者而有纖微疾癢之處無不分明覺得當

時別是一般精神如醉醒寐覺不知可以言存心否

曰理固如此然亦不可如此屑屑計功效也谷李孝述

問孝述自覺心放時精神出外更不自知如夢然才知得放時即是心便不放了如知得夢時即是夢覺孔子言我欲仁便是仁至似亦此意故日用間覺得直須謹操持勤檢點葢操持容有懈時若不測地猛省起來則其懈時之放自不得遠去且不得久去如此維繫之久恐此心只得住裏面如欲睡底人須自家

打起精神不可放倒閒或精神倦時不覺坐睡又自家擺灑起來不容睡著每每如此自是睡不得愚見如此不知是否曰是是但說太多了答李孝述

欲應事先須窮理而欲窮理又須養得心地本原虛靜明徹方能察見幾微剖析煩亂而無所差錯若只如此終日馳騖何緣見得事理分明程夫子所謂學莫先於致知又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正為此也濂溪諸書亦多是發此意答彭子壽

心體通有無該動靜故工夫亦通有無該動靜方無透漏若必待其發而後察察而後存則工夫之所不至多矣惟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其發處自然中節者多不中節者少體察之際亦甚明審易為著力與異時無本可據之說大不同矣答林擇之。以上文集十二條

聖人相傳只是一箇字堯曰欽明舜曰溫恭聖敬日躋君子篤恭而天下平以下論持敬

堯是初頭出治第一箇聖人尚書堯典是第一篇典籍

說堯之德都未下別字欽是第一箇字如今看聖賢千言萬語大事小事莫不本於敬收拾得自家精神在此方看得道理盡看道理不盡只是不曾專一或云主一之謂敬敬莫只是主一曰主一又是敬字注解要之事無小無大常令自家精神思慮盡在此遇事時如此無事時也如此

聖賢言語大約似乎不同然未始不貫只如夫子言非禮勿視聽言動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言忠

信行篤敬這是一副當說話到孟子又却說求放心存心養性大學則又有所謂格物致知正心誠意至程先生又專一發明一箇敬字若只恁看似乎參錯不齊千頭萬緒其實只一理道夫曰汎汎於文字間秖覺得異實下功則貫通之理始見曰然只是就一處下工夫則餘者皆兼攝在裏聖賢之道如一室雖門戶不同自一處行來便入得但恐不下工夫耳

因歎敬字工夫之妙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皆由此

故曰脩己以敬下面安人安百姓皆由於此只緣子路問不置故聖人復以此答之要之只是箇脩己以敬則其事皆了或曰自秦漢以來諸儒皆不識這敬字直至程子方說得親切學者知所用力曰程子說得如此親切了近世程沙隨猶非之以為聖賢無單獨說敬字時只是敬親敬君敬長方著箇敬字全不成說話聖人說脩己以敬曰敬而無失曰聖敬日躋何嘗不單獨說來若說有君有親有長時用敬則無

君親無長之時將不敬乎都不思量只是信口胡說
問二程專教人持敬持敬在主一浩熟思之若能每事
加敬則起居語默在規矩之内久久精熟有從心所
欲不踰矩之理顔子請事四者亦只是持敬否曰學
莫要於持敬故伊川謂敬則無己可克省多少事然
此事甚大亦甚難須是造次顛沛必於是不可須臾
間斷如此方有功所謂敏則有功若還今日作明日
輟放下了又拾起幾時得見效脩身齊家治國平天

下都少箇敬不得如湯之聖敬日躋文王小心翼翼之類皆是只是他便與敬為一自家須用持著稍緩則忘了所以常要惺惺地久之成熟可知道從心所欲不踰矩顏子止是持敬

因説敬曰聖人言語當初未曾關聚如説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等類皆是敬之目到程子始關聚説出一箇敬來教人然敬有甚物只是畏字相似不是塊然兀坐耳無聞目無見全不省事之謂只收斂

身心整齊純一不恁地放縱便是敬

為學有大要若論看文字則逐句看將去若論為學則自有箇大要所以程子推出一箇敬字與學者説要且將箇敬字收斂箇身心放在模匣子裏面不走作了然後逐事逐物看道理嘗愛古人説得學有緝熙于光明此句最好蓋心地本自光明只被利欲昏了今所以為學者要令其光明處轉光明所以下緝熙字緝如緝麻之緝連緝不已之意熙則訓明字心地光明則此事有此理

此物有此理自然見得且如人心何嘗不光明見他人做得是便道是做得不是便知不是何嘗不光明然只是才明便昏了又有一種人自謂光明而事事物物元不曾照見似此光明亦不濟得事今釋氏自謂光明然父子則不知其所謂親君臣則不知其所謂義說他光明則是亂道

周先生只說一者無欲也然這話頭高卒急難湊泊尋常人如何便得無欲故伊川只說箇敬字教人只就

這敬字上捱去庶幾執捉得定有箇下手處縱不得亦不至失要之皆只要人於此心上見得分明自然有得爾然今之言敬者乃皆裝點外事不知直截於心上求功遂覺累墜不快活不若眼下於求放心處有功則尤省力也但此事甚易只如此提醒莫令昏昧一二日便可見效且易而省力只在念不念之閒耳何難而不為

敬字前輩都輕說過了唯程子看得重人只是要求放

心何者為心只是箇敬人纔敬時這心便在身上了
人之為學千頭萬緒豈可無本領此程先生所以有持
敬之語只是提撕此心教他光明則於事無不見久
之自然剛健有力
而今只是理會箇敬一日則有一日之效一月則有一
月之效因問或問中程子謝尹所說敬處曰譬如此
屋四方皆入得若從一方入到這裏則那三方入處
都在這裏了

程先生所以有功於後學者最是敬之一字有力人之
心性敬則常存不敬則不存如釋老等人却是能持
敬但是他只知得那上面一截事却沒下面一截事
覺而今恁地做工夫却是有下面一截又怕沒那上
面一截那上面一截却是箇根本底

敬字工夫乃聖門第一義徹頭徹尾不可頃刻間斷

仲思問敬者德之聚曰敬則德聚不敬則都散了

敬只是此心自做主宰處

人能存得敬則吾心湛然天理燦然無一分著力處亦無一分不著力處

敬非是塊然兀坐耳無所聞目無所見心無所思而後謂之敬只是有所畏謹不敢放縱如此則身心收斂如有所畏常常如此氣象自別存得此心乃可以為學

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功焉則

所謂直内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

或問主敬只存之於心少寛四體亦無害否曰心無不敬則四體自然收斂不待十分著意安排而四體自然舒適著意安排則難久而生病矣

今所謂持敬不是將箇敬字做箇好物事樣塞放懐裏只要胷中常有此意而無其名耳

或問持敬患不能久當如何下工夫曰某舊時亦曾如

此思量要得一箇直截道理元來都無他法只是習得熟熟則自久

敬且定下如東西南北各有去處此為根本然後可明若與萬物並流則如眯目播糠上下四方易位矣如伊川說聰明睿知皆由是出方曰敬中有誠立明通道理曰然

或問一向把捉待放下便覺恁衰颯不知當如何曰這箇也不須只管恁地把捉若要去把捉又添一箇要

把捉底心是生許多事公若知得放下不好便提掇起來便是敬曰靜坐久之一念不免發動當如何曰也須看一念是要做甚麼事若是好事合當做底事須去幹了或此事思量未透須著思量教了若是不好底事便不要做自家纔覺得如此這敬便在這裏敬莫把做一件事看只是收拾自家精神專一在此今看來諸公所以不進緣是但知說道格物却於自家根骨上煞欠闕精神意思都恁地不專一所以工夫

都恁地不精鋭未説到有甚底事分自家志慮只是觀山翫水也煞引出了心那得似教他常在裏面好如世上一等閒物事一切都絶意雖似不近人情要之如此方好

或問先生説敬處舉伊川主一與整齊嚴肅之説與謝氏常惺惺之説就其中看謝氏尤切當曰如某所見伊川説得切當且如整齊嚴肅此心便存便能惺惺若無整齊嚴肅却要惺惺恐無捉摸不能常惺惺矣

光祖問主一無適與整齊嚴肅不同否曰如何有兩樣只是箇敬極而至於堯舜也只常常是箇敬若語言不同自是那時就那事說自應如此且如大學論語孟子中庸都說敬詩也書也禮也亦都說敬各就那事上說得改頭換面要之只是箇敬

或問謝氏常惺惺之說佛氏亦有此語曰其喚醒此心則同而其為道則異吾儒喚醒此心欲他照管許多道理佛氏則空喚醒在此無所作為其異處在此

問和靖説其心收斂不容一物曰這心都不著一物便收斂他上文云今人入神祠當那時直是更不著得些子事只有箇恭敬此最親切今人若能專一此心便收斂緊密都無些子空罅若這事思量未了又走作那邊去心便成兩路

敬字不可只把做一箇敬字説過須於日用閒體認是如何此心常卓然公正無有私意便是敬有些子計較有些子放慢意思便是不敬故曰敬以直内要得

無些子偏邪又與文振説平日須提掇精神莫令頽塌放倒方可看得義理分明看公多恁地困漫漫地則不敬莫大乎是

問敬固非中惟敬而無失乃所以為中否曰只是常敬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

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敬主於一做這件事更不做別事無適是不走作

問蘇季明問静坐時乃説未發之前伊川以祭祀前旒

黈纊荅之據祭祀時恭敬之心向於神明此是已略發還只是未發曰只是如此恭敬未有喜怒哀樂亦未有思喚做已發不得然前旒黈纊非謂全不見聞若全不見聞則薦奠有時而不知拜伏有時而不能起也以上語類三十二條

近來覺得敬之一字真聖學始終之要向來之論謂必先致其知然後有以用力於此疑若未安蓋古人由小學而進於大學其於灑掃應對進退之閒持守堅

定涵養純熟固已久矣是以大學之序特因小學已成之功而以格物致知為始今人未嘗一日從事於小學而曰必先致其知然後敬有所施則未知其以何為主而格物以致其知也故程子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論敬云但存此久之則天理自明推而上之凡古昔聖賢之言亦莫不如此者試考其言而以身驗之則彼此之得失見矣答胡廣仲

謂能持敬則欲自寡此語甚當但紙尾之意以為須先

有所見方有下手用心處則又未然夫持敬用功處伊川言之詳矣只云但莊整齊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又云但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只此便是下手用功處不待先有所見而後能也須是如此方能窮理而有所見惟其有所見則可欲之幾瞭然在目自然樂於從事欲罷不能而其敬日躋矣伊川又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言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考之聖賢之言如此類

者亦衆是知聖門之學別無要妙徹頭徹尾只是箇敬字而已又承苦於妄念而有意於釋氏之學此正是元不曾實下持敬工夫之故若能持敬以窮理則天理自明人欲自消而彼之邪妄將不攻而自破矣

答程允夫

後書所論持守之說有所未喻所較雖不多然此乃實下工夫田地不容小有差互嘗與季通論之季通以為尊兄天資粹美自無紛擾之患故不察夫用力

之難而言之之易如此此語甚當然某竊觀尊兄平日之容貌之間從容和易之意有餘而於莊整齊肅之功終若有所不足豈其所存不主於敬是以不免於若存若亡而不自覺其舍而失之乎二先生拈出敬之一字真聖學之綱領存養之要法一主乎此更無內外精粗之間固非謂但制之於外則無事於存也所謂既能勿忘勿助則安有不敬者乃似以敬為功效之名恐其失之益遠矣更請會集二先生言

敬處子細尋繹自當見之

答何叔京

持敬之説前書亦未盡今見嵩卿具道尊意乃得其所以差者蓋此心操之則存而敬者所以操之之道也尊兄乃於覺而操之之際操其覺者便以為存而於操之之道不復致力此所以不惟立説之偏而於日用工夫亦有所間斷而不周也愚意竊謂正當就此覺處敬以操之使之常存而常覺是乃乾坤易簡交相為用之妙若便以覺為存而不加持敬之功則恐

一日之間存者無幾何而不存者什八九矣答何叔京

示諭根本之説敢不承命但根本枝葉本是一貫身心內外元無間隔今曰專存諸內而略夫外則是自為間隔而此心流行之全體常得其半而失其半也曷若動靜語默由中及外無一事之不敬使心之全體流行周浹而無一物之不徧無一息之不存哉觀二先生之論心術不曰存心而曰主敬其論主敬不曰虛靜淵默而必謹之於衣冠容貌之間其亦可謂言

近而指遠矣今乃曰不教人從根本上做起而便語以敬往往一向外馳無可據守則不察乎此之過也夫天下豈有一向外馳無所據守之敬哉必如所論則所以存夫根本者不免著意安排揠苗助長之患否則雖曰存之亦且若存若亡莫知其鄉而不自覺矣

答何叔京

比因朋友講論深究近世學者之病只是合下欠卻持敬工夫所以事事滅裂其言敬者又只說能存此心

自然中理至於容貌辭氣往往全不加功設使真能如此存得亦與釋老何異（上蔡說便有此病了）又況心慮荒忽未必真能存得耶程子言敬必以整齊嚴肅正衣冠尊瞻視為先又言未有箕踞而心不慢者如此乃是至論而先聖說克已復禮尋常講說於禮字每不快意必訓作理字然後已今乃知其精微縝密非常情所及耳（答林擇之）

二先生所論敬字須該貫動靜看方得夫方其無事而

存主不懈者固敬也及其應物而酬酢不亂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儼若思又曰事思敬執事敬豈必以攝心坐禪而謂之敬哉答廖子晦

來諭謂敬之為言所以名持存之理者於鄙意似未安蓋人心至靈主宰萬變而非物所能宰故纔有執持之意即是此心先自動了此程夫子所以每言坐忘即是坐馳又因默數倉柱發明其説而其指示學者操存之道則必曰敬以直内而又有以敬直内便不

直矣之云也蓋惟整齊嚴肅則中有主而心自存非是別有以操存乎此而後以敬名其理也答潘叔度

所諭敬者存在之謂此語固好然乃指敬之成功而言若只論敬字下工夫處蓋所以持守此心而欲其存在之術耳只著一畏字形容亦自見得故和靖尹公只以收斂身心言之此理至約答潘叔度

主一只是專一蓋無事則湛然安靜而不驚於動有事則隨事應變而不及乎他是所謂主事者乃所以為

主一者也觀程子書中所論敬處類集而考之亦可見矣若是有所繫戀却是私意雖似專一不舍然既有繫戀則必有事已過而心未忘身在此而心在彼者此其支離畔援與主一無適非但不同直是相反今比而論之亦可謂不察矣惟其不察於此是以未能專一而已有固必矜持之戒身心彼此實有繫戀支離之病而反不自知其非答呂子約

問程子云切要之道無如敬以直内又云有主於内則

虛不知直内還只是虛其内耶曰敬則無委曲故直直則無繫累故虛不可便以直内為虛其内也答林子玉

承諭致知力行之意甚善然欲以静敬二字該之則恐未然蓋聖賢之學徹頭徹尾只是一敬字致知者以敬而致之也力行者以敬而行之也静之為言則亦理明心定自無紛擾之效耳今以静為致知之由敬為力行之準則其工夫次序皆不得其當矣中庸所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者皆致知之事而必以篤行

終之此可見也茍不從事於學問思辨之間但欲以靜為主而待理之自明則亦沒世窮年而無所獲矣答程正思

所諭敬字工夫於應事處用力為難此亦常理但看聖賢說行篤敬執事敬則敬字本不為默然無為時設須向難處力加持守庶幾動靜如一耳答周舜弼

來諭所謂深體大原而涵養之則又不必如此正惟操則自存動靜始終不越敬之一字而已近方見得伊

洛拈出此字真是聖學真的要妙工夫學者只於此處著實用功則不患不至聖賢之域矣答董叔重

胡季隨問學者問某曰遺書曰執事須是敬又不可矜持太過竊謂學者之於敬常懼其放倒既未能從容到自然處恐寧過於矜持亦不妨也某答曰頃年劉仲本亦曾舉此條以為問蓋嘗荅之曰敬是治病之大藥矜持是病之旁證藥力既到病勢既退則旁證亦除矣曰敬是病之藥矜持是病之旁證此兩句文

意齟齬不相照應若以敬喻藥則矜持乃是服藥過劑反生他病之證原其所因蓋為將此敬字别作一物而又以一心守之故有此病若知敬字只是自心自省當體便是則自無病矣答胡季隨

所説持敬工夫恐亦不必如此徒自紛擾反成坐馳但只大綱收斂勿令放逸到窮理精後自然思慮不致妄動凡所營為無非正理則亦何必兀然静坐然後為持敬哉答李守約

問敬齋箴云須臾有閒豪釐有差曰須臾之閒以時言豪釐之差以事言皆謂失其敬耳非兩事也答李守約

嘗謂敬之一字乃聖學始終之要未知者非敬無以知已知者非敬無以守若曰先知大體而後敬以守之則夫不敬之人其心顛倒繆亂之不暇亦將何以察夫大體而知之耶答符舜功

問某常學持敬讀書心在書為事心在事如此頗覺有力只是瞑目靜坐時支遣思慮不去或云只瞑目時

已是生妄想之端讀書心在書為事心在事只是收聚得心未見敬之體曰靜坐而不能遣思慮便是靜坐時不曾敬敬則只是敬更尋甚敬之體似此支離病痛愈多更不曾得做工夫只了得安排杜撰也荅熊夢兆

問和靖論敬以整齊嚴肅然專主於內上蔡專於事上做工夫故云敬是常惺惺法之類曰謝尹二說難分內外皆是自已心地工夫事上豈可不整齊嚴肅靜

處豈可不常惺惺乎　答鄭子上

義利之際固當深明而力辨然伊洛發明未接物時主敬為善一段工夫更須精進乃佳不爾幾無所據以審夫義利之分也　答李次張

問敬之一字初看似有兩體一是主一無適心體常存無所走作之意一是遇事小心謹畏不敢慢易之意近看得遇事小心謹畏是心心念念常在這一事上無多岐之惑便有心廣體胖之氣象此非主一無適

而何動而無二三之雜者主此一也靜而無邪妄之念者亦主此一也主一蓋兼動靜而言曰謂主一兼動靜而言是也荅徐居甫

程子曰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又曰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何也曰此持敬之功貫通乎動靜之際者也就程子此章論之方其未發必有事焉是乃所謂靜中之知覺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已發隨事觀省是乃所謂動上求靜艮之所以止其所也然

則靜中之動非敬其孰能形之動中之靜非敬其孰能察之故又曰學者莫若先理會敬則自知此矣然則學者豈可舍是而他求哉程子養觀說

持敬之說甚善但如所論則須是天資儘高底人不甚假脩為之力方能如此若顏曾以下尤須就視聽言動容貌辭氣上做工夫蓋人心無形出入不定須就規矩繩墨上守定便自內外帖然豈曰放僻邪侈於內而姑正容謹節於外乎且放僻邪侈正與莊整齊

肅相反誠能莊整齊肅則放僻邪侈決知其無所容矣既無放僻邪侈然後到得自然莊整齊肅地位豈容易可及哉此日用工夫至要約處亦不能多談但請尊兄以一事驗之儼然端莊執事恭恪時此心如何怠惰頹靡渙然不收時此心如何試於此審之則知內外未始相離而所謂莊整齊肅者正所以存其心也答何叔京

以敬為主則內外肅然不忘不助而心自存不知以敬為主而欲存心則不免將一箇心把捉一箇心外面

未有一事時裏面已是三頭兩緒不勝其擾擾矣就使實能把捉得住只此已是大病況未必真能把捉得住乎儒釋之異亦只於此便分了

答張敬夫

身心內外初無間隔所謂心者固主乎內而凡視聽言動出處語默之見於外者亦即此心之用而未嘗離也今於其空虛不用之處則操而存之於其流行運用之實則棄而不省此於心之全體雖得其半而失其半矣然其所得之半又必待有所安排布置然後

能存故存則有揠苗助長之患否則有舍而不芸之
失是則其所得之半又將不足以自存而失之孰若
一主於敬而此心卓然內外動靜之間無一毫之隙
一息之停哉 答楊子直
於日用語默動靜之間自立規程深務涵養毋急近效
要以氣質變化為功若程夫子所謂敬者亦不過曰
正衣冠一思慮莊整齊肅不慢不欺而已但實下工
夫時習不懈自見意味不必懸加揣料著語形容亦

不可近捨顯然悔尤豫憂微細差忒也荅方耕道○以上文集二十七條

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蓋精神不定則道理無湊泊處又云須是靜坐方能收斂以下論靜

或問疲倦時靜坐少頃可否曰也不必要似禪和子樣去坐禪方為靜坐但只令放教意思靜便了

心於未遇事時須是靜及至臨事方用便有氣力如當靜時不靜思慮散亂及臨事時已先倦了重道此二字

伊川解靜專處云不專一則不能直遂閒時須是收斂定做得事便有精神

心要精一方靜時須湛然在此不得困頓如鏡樣明遇事時方好心要收拾得緊如顏子請事斯語便直下承當及犯而不校却别

靜便定熟便透

靜為主動為客靜如家舍動如道路

靜時不思動動時不思靜

靜中動起念時動中靜是物各付物

人身只有箇動靜靜者養動之根動者所以行其靜動中有靜如發而皆中節處便是動中之靜

問動靜兩字人日間靜時煞少動時常多曰若聖人動時亦未嘗不靜至衆人動時却是膠擾亂了如今人欲爲一事未嘗能專此一事處之從容不亂其思慮之發既欲爲此又欲爲彼此是動時却無那靜也

今隨事恖恖是以動應動物交物也

因看心生道也云不可以湖南之偏而廢此意但當於

安靜深固中涵養出來此以靜應動湖南以動應動　動靜相涵

應物物物與我心中之理本是一物兩無少欠但要我應

之爾物心共此理定是靜應者是動

要得坐忘便是坐馳

與好諧戲者處即自覺言語多為所引也

主靜看夜氣一章可見

濂溪言主靜靜字只好作敬字看故又言無欲故靜若

以為虛靜則恐入釋老去

或問近見廖子晦言今年見先生問延平先生靜坐之說先生頗不以為然不知如何曰這事難說靜坐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不可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今人都是討靜坐以省事則不可嘗見李先生說舊見羅先生說春秋頗覺不甚好不知到羅浮靜極後又理會得如何是時羅已死某心常疑之以今觀之是如此蓋心下熱鬧如何看得道理出須

是靜方看得出所謂靜坐只是打疊得心下無事則

道理始出道理既出則心下愈明靜矣

問程子云須是靜中有物始得此莫是先生所謂知覺

不昧之意否曰此只是言靜時那道理自在却不是

塊然如死底物也

靜中有物如何曰有聞見之理在即是靜中有物問敬

莫是靜否曰敬則自然靜不可將靜來喚作敬

明道在扶溝時謝游諸公皆在彼問學明道一日曰諸

公在此只是學某說話何不去力行二公云某等無可行者明道曰無可行時且去靜坐蓋靜坐時便涵養得本原稍定雖是不免逐物及自覺而收斂歸來也有箇著落譬如人出外去才歸家時便自有箇著身處若是不曾存養得箇本原茫茫然逐物在外便要收斂歸來也無箇著身處也

伊川見人靜坐如何便歎其善學曰這却是一箇總要處

或問而今看道理不出只是心不虛靜否曰也是不曾去看會看底就看處自虛靜這箇互相發

問璘昨日臥雲庵中何所為璘曰歸時日已暮不曾觀書靜坐而已先生舉橫渠六有說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以為雖靜坐亦有所存主始得不然兀兀而已

橫渠云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此語極好君子終日乾乾不可食息閒亦不必終日

讀書或靜坐存養亦是天地之生物以四時運動春生夏長固是不息及至秋冬凋落亦只是藏於其中故明年復生若使至秋冬已絶則來春無縁復有生意學者常喚令此心不死則日有進

或問不拘靜坐與應事皆要專一否曰靜坐非是要如坐禪入定斷絶思慮只收歛此心莫令走作閒思慮則此心湛然無事自然專一及其有事則隨事而應事已則復湛然矣不要因一事而惹出三件兩件如此

則雜然無頭項何以得他專一只觀文王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便可見敬只是如此古人自少小時便做了這工夫故方其灑掃時加帚之禮至於學詩學樂舞學絃誦皆要專一且如學射時心若不在何以能中學御時心若不在何以使得他馬書數皆然今既自小不曾做得不奈何須著從今做去方得若不做這工夫却要讀書看義理恰似要立屋無基地且無安頓屋柱處今且說那營營底

心會與道理相入否會與聖賢之心相契否今求此
心正為要立箇基址得此心光明有箇存主處然後
為學便有歸著不錯若心雜然昏亂自無頭當却學
從那頭去又何處是收功處故程先生須令就敬字
上做工夫正為此也
一之問存養多用靜否曰不必然孔子却都就用處教
人做工夫今雖說主靜然亦非棄事物以求靜既為
人自然用事君親交朋友撫妻子御童僕不成捐棄

了只閉門靜坐事物之來且曰候我存養又不可只茫茫隨他事物中走二者須有箇思量倒斷始得頃之復曰動時靜便在這裏動時也有靜順理而應則雖動亦靜也故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事物之來若不順理而應則雖塊然不交於物以求靜心亦不能得靜惟動時能順理則無事時能靜靜時能存則動時得力須是動時也做工夫靜時也做工夫兩莫相靠使工夫無間斷始得若無間斷靜時固靜

動時心亦不動動亦靜也若無工夫則動時固動靜時雖欲求靜亦不可得而靜靜亦動也動靜如船之在水潮至則動潮退則止有事則動無事則靜雖然動靜無端亦無截然為動為靜之理如人之氣吸則靜噓則動又問荅之際荅則動也止則靜矣凡事皆然且如涵養致知亦何所始但學者須自截從一處做去程子為學莫先於致知是知在先又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則敬也在先從此推去只管恁地以上

語類二

十七條

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能覺者而無所知所覺之事此於易卦為純坤不為無陽之象若論復卦則須以有所知覺者當之不得合為一說矣故康節亦云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此至微至妙處須虛心靜慮方始見得 荅呂子約

善守有動靜二者相對而言則靜者為主而動者為客此天地陰陽自然之理不可以寂滅之嫌而廢也更

望虛心平氣徐以思之久必有合矣若固執舊聞舉一廢百懼非所以進於日新也答徐彥章

問習靜坐以立其本而於思慮應事專一以致其用以此為主一之法如何曰明道教人靜坐蓋為是時諸人相從只在學中無甚外事故教之如此今若無事固是只得靜坐若特地將靜坐做一件工夫則却是釋子坐禪矣但只著一敬字通貫動靜則於二者之閒自無閒斷處不須如此分別也答張元德

學問臨事不得力固是靜中欠却工夫然欲舍動求靜又無此理蓋人之身心動靜二字循環反復無時不然但常存此心勿令忘失則隨動隨靜無處不是用力處矣且更著實用功不可只於文字上作活計也答李伯豐

伊川亦有時教人靜坐然孔孟以上却無此說要須從上推尋見得靜坐與觀理兩不相妨乃為的當爾答潘謙之

所論才說存養即是動了此恐未然人之一心本自光明不是死物所謂存養非有安排造作只是不動著他即此知覺炯然不昧但無喜怒哀樂之偏思慮云為之擾耳當此之時何嘗不靜不可必待冥然都無知覺然後謂之靜也答孫敬夫

主敬存養雖說必有事焉然未有思慮作為亦靜而已所謂靜者固非槁木死灰之謂而所謂必有事者亦豈求中之謂哉答何叔京

李先生意只是要得學者靜中有箇主宰存養處然一向如此又不得也答梁文叔

諸說例蒙印可而未發之旨又其樞要既無異論何慰如之然比觀舊說却覺無甚綱領因復體察得見此理須以心為主而論之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皆有條而不紊矣然人之一身知覺運用莫非心之所為則心者固所以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也然方其靜也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

具其所謂中是乃心之所以為體而寂然不動者也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謂和是乃心之所以為用感而遂通者也然性之静也而不能不動情之動也而必有節焉是則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貫徹而體用未始相離者也然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此心之妙人雖欲仁而或不敬則無以致求仁之功蓋心主乎一身而無動静語默之間是以君子之於敬亦無動静語

默而不用其力焉未發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是敬也又常行於省察之間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察也事物紛糾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靜艮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也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以寂而未嘗不感有以察乎動中之靜是以感而未嘗不寂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貫徹而無一息之不仁也然則君子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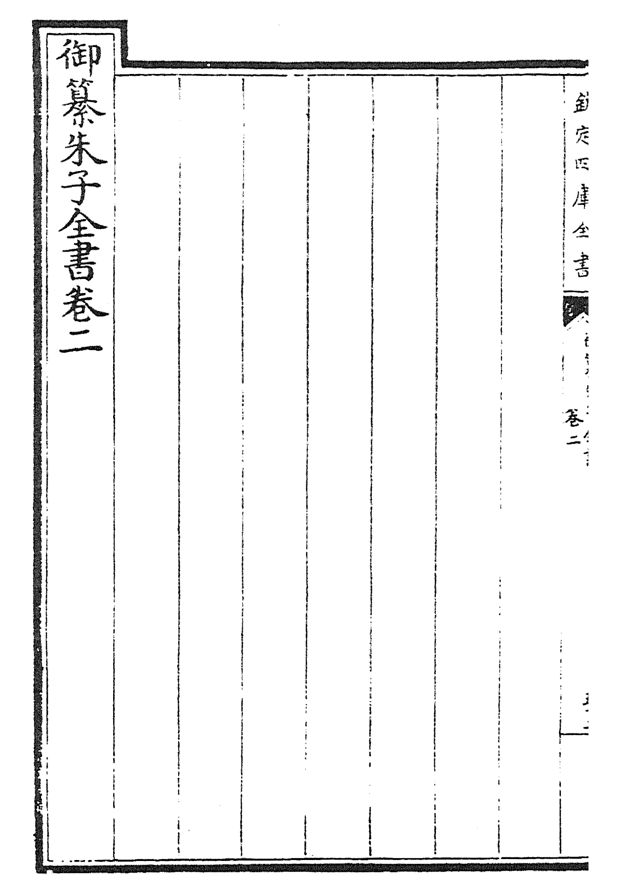
所以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在此而已蓋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心也仁則心之道而敬則心之貞也此徹上徹下之道聖學之本統明乎此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可一言而盡矣某向來之説固未及此而來諭曲折雖多所發明然於提綱振領處似亦有未盡又如所謂學者先須察識端倪之發然後可加存養之功則某於此不能無疑蓋發處固當察識但人自有未發時此處便合存養豈可必待發

而後察察而後存耶且從初不曾存養便欲隨事察識竊恐浩浩茫茫無下手處而豪釐之差千里之繆將有不可勝言者此程子所以每言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人須是學顏子之學則入聖人為近有用力處其微意亦可見矣且如灑掃應對進退此存養之事也不知學者將先於此而後察之耶抑將先察識而後存養也以此觀之則用力之先後判然可觀矣來教又謂動中涵靜所謂復見天地之心亦所未

喻某前以復為靜中之動者蓋觀卦象便自可見而伊川先生之意似亦如此來教又謂言靜則溺於虛無此固所當深慮然此二字如佛者之論則誠有此患若以天理觀之則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也靜之不能無養猶動之不可不察也但見得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敬義夾持不容間斷之意則雖下靜字元非死物至靜之中蓋有動之端焉是乃所以見天地之心者而先王之所以至日閉關蓋當此之

時則安靜以養乎此爾固非遠事絶物閉目兀坐而偏於靜之謂但未接物時便有敬以主乎其中則事至物來善端昭著而所以察之者益精明爾伊川先生所謂却於已發之際觀之者正謂未發則只有存養而已發則方有可觀也周子之言主靜乃就中正仁義而言以正對中則中（中疑當作正）為重以義配仁則仁（仁疑當作義）為本爾非四者之外别有主靜一段事也來教又謂某言以靜為本不若遂言以敬為本此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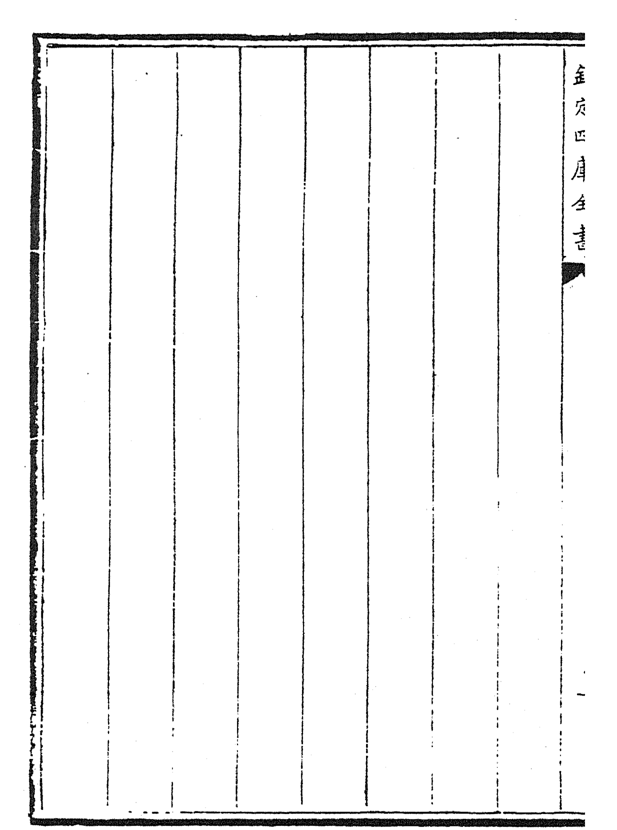
然也然敬字工夫通貫動靜而必以靜為本故某向來輒有是語今者遂易為敬雖若完全然却不見敬之所施有先有後則亦未為諦當也至如來教所謂要須察夫動以見靜之所存靜以涵動之所本動靜相須體用不離而後為無滲漏也此數句卓然意語俱到謹以書之座右出入觀省然上兩句次序似未甚安意謂易而置之乃有可行之實不審尊意以為如何答張欽夫○以上文集九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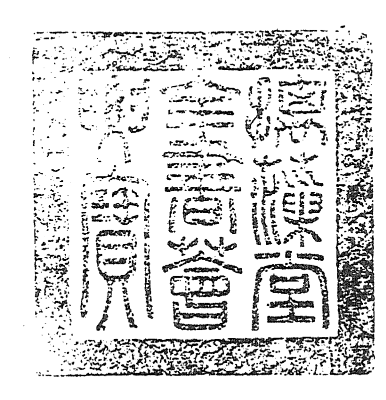


御纂朱子全書卷二

謹案第五十頁前八行來教又謂動中涵靜刊本

涵靜訛靜涵據朱子文集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録監生臣蔣謄岵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三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御纂朱子全書卷三

學三

省察　知行　致知

存得此心便是要在這裏常常照管若不照管存養要

作甚麽用（以下論省察）

問自來見得此理真無內外外面有跬步不合道理便

覺此心慊然前日侍坐深有得於先生醒之一字曰

若長醒在這裏更須看惻隱羞惡是非恭敬之心所發處始得當一念慮之發不知是屬惻隱耶羞惡是非恭敬耶須是見得分明方有受用處

方未有事時只得說敬以直内若事物之來當辨別一箇是非不成只管敬去敬義不是兩事

敬有死敬有活敬若只守著主一之敬遇事不濟之以義辨其是非則不活若熟後敬便有義義便有敬靜則察其敬與不敬動則察其義與不義如出門如見

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不敬時如何坐如尸立如齊不敬時如何須敬義夾持循環無端則內外透徹

文字講說得行而意味未深者正要本原上加功須是持敬持敬以靜為主此意須要於不做工夫時頻頻體察久而自熟但是著實自做工夫不干別人事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此語的當更看有何病痛知有此病必去其病此便是療之之藥如覺言語多便用簡默意思疎闊便加細密覺得輕浮淺易便須深沈

厚重程先生所謂矯輕警惰蓋如此
講學固不可無須是更去自已分上做工夫若只管說
不過一兩日都說盡了只是工夫難且如人雖知此
事不是不可為忽然無事又自起此念又如臨事時
雖知其不義不要做又却不知不覺自去做了是如
何又如好事初心本自要做又却終不肯做是如何
蓋人心本善方其見善欲為之時此是真心發見之
端然纔發便被氣禀物欲隨即閉錮之不教他發此

須自去體察存養看得此最是一件大工夫

人須將那不錯底心去驗他那錯底心不錯底是本心錯底是失其本心

人有一正念自是分曉又從旁別生一小念漸漸放闊去不可不察

人之一心天理存則人欲亡人欲勝則天理滅未有天理人欲夾雜者須要於此體認省察之

閒居無事且試自思之其行事有於所當是而非當非而

是當好而惡當惡而好自察而知之亦是工夫人不自知其病者是未嘗去體察警省也

何以窒慾伊川曰思此莫是言慾心一萌當思禮義以勝之否曰然又問思與敬如何曰人於敬上未有用力處且自思入庶幾有箇巴攬處思之一字於學者最有力

惟思爲能窒慾如何曰思與觀同如言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蓋是非既見自然欲不能行

思可以勝慾亦是曰莫是要喚醒否曰然

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先生只管說幾字然辨之又不可不早故横渠每說豫字

問平日無涵養者臨事必不能强勉省察曰有涵養者固要省察不曾涵養者亦當省察不可道我無涵養工夫後於已發處更不管他若於發處能點檢亦可知得是與不是今言涵養則曰不先知理義底涵養不得言省察則曰無涵養省察不得二者相捱却成擔閣又曰如涵養熟者固是自然中節便做聖賢於

發處亦須審其是非而行涵養不熟底雖未必能中節亦須直要中節可也要知二者可以交相助不可交相待以上語類十六條

敬義工夫不可偏廢彼專務集義而不知主敬者固有虛驕急迫之病而所謂義者或非其義然專言主敬而不知就日用間念慮起處分別其公私義利之所在而決取舍之幾焉則恐亦未免於昏憒雜擾而所謂敬者有非其敬矣且所謂集義正是要得看破那

邊物欲之私却來這下認得天理之正事事物物頭頭處處無不如此體察觸手便作兩片則天理日見分明所謂物欲之誘亦不待痛加遏絶而自然破矣若其本領則固當以敬為主但更得集義之功以祛利欲之蔽則於敬益有助蓋有不待著意安排而無昏憒雜擾之病上蔡所謂去却不合做底事則於用敬有功恐其意亦謂此也答余正叔

前者所論未嘗欲專求息念但以為不可一向專靠書

冊故稍稍放教虛閒務要親切自己然其無事之時尤是本根所在不可昏惰雜擾故又欲就此便加持養立箇主宰其實只是一箇提撕警策通貫動靜但是無事時只是一直如此持養有事處便有是非取舍所以有直內方外之別非以動靜真為判然二物也上蔡之説便是如此亦甚要切但如此警覺久遠須得力爾 答余正叔

為學之要只在著實操存密切體認自己身心上理會

切忌輕自表褾引惹外人辯論枉費酬應分却向裏工夫答竇文卿

示諭日用工夫更於收拾持守之中就思慮萌處察其孰是天理孰是人欲取此舍彼以致敬義夾持之功為佳答董叔重

示諭靜中私意橫生此學者之通患能自省察至此甚不易得此當以敬為主而深察私意之萌多為何事就其重處痛加懲窒久之純熟自當見效不可計功

於旦暮而多為說以亂之也論語別本未曾改定俟後便寄去然且專意就日用處做涵養省察工夫未必不勝讀書也答任伯起

誠敬寡欲皆是緊切用力處不可分先後亦不容有所遺也然非逐項用力但試著實持守體察當自見耳答任伯起

察私心所從起亦不記當時如何說然亦非謂平居無事而伺其所起但操存有功即念慮之萌無不知覺

未能如此即此心應物之際不可不審其邪正公私而施克復之功也答廖子晦

日用之間隨時隨處提撕此心勿令放逸而於其中隨事觀理講求思索沈潛反復庶於聖賢之教漸有默相契處則自然見得天道性命真不外乎此身而吾之所謂學者舍是無有别用力處矣答虔周卿

幾微之間善者便是天理惡者便是人欲纔覺如此便存其善去其惡可也何難剖析之有答傅誠子

謂省察於將發之際者謂謹之於念慮之始萌也謂省察於已發之後者謂審之於言動已見之後也念慮之萌固不可以不謹言行之著亦安得而不察答胡季隨

問省察於欲發之時平日工夫不至而欲臨時下手不亦晚乎曰若如此說則是臨時都不照管不知平日又如何做工夫也答胡季隨。以上文集十一條

聖賢說知便說行大學說如切如磋道學也便說如琢如磨自脩也中庸說學問思辨便說篤行顏子說博

我以文謂致知格物約我以禮謂克己復禮以下論知行

致知敬克己此三事以一家譬之敬是守門戶之人克己則是拒盜致知卻是去推察自家與外來底事伊川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不言克己蓋敬勝百邪便自有克如誠則便不消言閑邪之意猶善守門戶則與拒盜便是一等事不消更言別有拒盜底若以涵養對克己言之則各作一事亦可涵養則譬如將息克己則譬如服藥去病蓋將息不到然後服

藥將息則自無病何消服藥能純於敬則自無邪僻何用克己若有邪僻只是敬心不純只可責敬故敬則無己可克乃敬之效若初學則須是工夫都到無所不用其極

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為先論輕重行為重

明諸心知所往窮理之事也力行求至踐履之事也窮理非是專要明在外之理如何而為孝弟如何而為

忠信推此類通之求處至當即窮理之事也

知與行工夫須著並到知之愈明則行之愈篤行之愈篤則知之益明二者皆不可偏廢如人兩足相先後行便會漸漸行得到若一邊軟了便一步也進不得然又須先知得方行得所以大學先說致知中庸說知先於仁勇而孔子先說知及之然學問謹思明辨力行皆不可闕一

問南軒云致知力行互相發曰未須理會相發且各項

做將去若知有未至則就知上理會行有未至則就行上理會少間自是互相發今人知不得便推說我行未到行得不是便說我知未至只管相推没長進因說一朋友有書來見人說他說得不是却來說我只是踐履未至涵養未熟我而今且未須考究且理會涵養被他截斷教人與他說不得都只是這箇病

汪德輔問須是先知然後行曰不成未明理便都不持守了且如曾點與曾子便是兩箇樣子曾點便是理

會得底而行有不揜曾子便是合下持守旋旋明理到一唯處

王德脩相見先生問德脩和靖大槩接引學者話頭如何德脩曰先生只云在力行曰力行以前更有甚工夫德脩曰尊其所聞行其所知曰須是知得方始行得德脩曰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以至從心所欲不踰矩皆是説行曰便是先知了然後志學

王子充問某在湖南見一先生只教人踐履曰義理不

明如何踐履曰他說行得便見得曰如人行路不見便如何行今人多教人踐履皆是自立標致去教人自有一般資質好底人便不須窮理格物致知聖人作箇大學便使人齊入於聖賢之域若講得道理明時自是事親不得不孝事兄不得不弟交朋友不得不信

問是非本吾心之固有而萬物萬事是非之理莫不各具所以是非不明者只緣本心先蔽了曰固是若知

得事物上是非分明便是自家心下是非分明程先生所以說纔明彼即曉此自家心下合有許多道理事物上面各各也有許多道理無古今無先後所以說先聖後聖其揆則一下又說道若合符節如何得恁地只緣道理只是一箇道理一念之初千事萬事究竟於此若能先明諸心看事物如何來只應副將去如尺度如權衡設在這裏看甚麽物事來長底短底小底大底只稱量將去可使不差豪釐世上許多

要說道理各家理會得是非分明少間事迹雖不一一相合於道理却無差錯一齊都得如此豈不甚好這箇便是真同只如今諸公都不識所謂真同各家只理會得半截便道是了做事都不敢盡且只消做四五分這邊也不說那邊不是那邊也不說這邊不是且得人情不相惡且得相和同這如何會好此乃所以為不同只是要得各家道理分明也不是易須是常常檢點事事物物要分別教十分分明是非之

閒有些子鶻突也不得只管會恁地這道理自然分明分別愈精則處事愈當故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堯舜禹數聖人出治天下是多多少少事到末後相傳之要却只在這裏只是這箇精一直是難

問應務不煩是如何曰閒時不曾理會得臨時旋理會則煩若豫先理會得則臨時事來便從自家理會得處理會將去如理會得禮則禮到面前便理會得如理會得樂則樂到面前便理會得更不煩也

看得道理熟見世間事才是苟且底鮮有不害事雖至小之事以苟且行之亦必有害而况大事乎只是信不及所以苟且凡云且如此做且如此過去皆其獘也凡見人說某人做得事好做得事無病這便是循理若見人說某人做得有害其中必有病如今人所以苟且者只為見理不明故苟且之心多若是見得道理熟自然有所分別而不肯為惡矣

今人未有所見時直情做去都不見得一有所見始覺

所為多有可寒心處

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則知尚淺既親歷其域則知之益明非前日之意味

只有兩件事理會踐行

今學者多端固有說得道理是却自不著身只把作言語用了又有要去切已做工夫却硬理會不甚進者又云看得道理透少間見聖賢言語句句是為自家身已設

大抵事只有一箇是非是非既定却揀一箇是處行將去必欲回互得人人道好豈有此理然事之是非久却自定時下須是在我者無慊仰不愧俯不作別人道好道惡管他

學問只理會箇是與不是不要添許多無益說話令人為學多是為名又去安排討名全不顧義理說苑載證父者以為直及加刑又請代受以為孝孔子曰父一也而取二名此是宛轉取名之弊學問只要心裏

見得分明便從上面做去如殺身成仁不是自家計較要成仁方死只是見得此事生爲不安死爲安便自殺身旁人見得便說能成仁此旁人之言非我之心要如此所謂經德不回非以干祿哭死而哀非爲生也若有一豪爲人之心便不是了南軒云爲己之學無所爲而然是也

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五十鎰而受於薛餽七十鎰而受這箇都有箇則都有義君子於細微曲

折一一都要合義所以易中説精義入神以致用也

義至於精則應事接物之間無一非義不問小事大

事千變萬化改頭換面出來自家應副他如利刀快

劍相似迎刃而解件件剖作兩片去孟子平日受用

便是得這箇氣力今觀其所言所行無不是這箇物

事初見梁惠王劈初頭便劈作兩邊去

才卿問應事接物別義利如何得不錯曰先做切己工

夫喻之以物且須先做了本子本子旣成便只就這

本子上理會不然只是懸空説易器之問義利之分臨事如何辨曰此須是工夫到義理精方曉然未能至此且據眼前占取義一邊放令分數多占得過這下來縱錯亦少

人貴剖判心下令其分明善理明之惡念去之若義利若善惡若是非毋使混淆不別於其心譬如處一家之事取善舍惡又如處一國之事取得舍失處天下之事進賢退不肖蓄疑而不決者其終不成

問學者講明義理之外亦須理會時政凡事當一一講明使先有一定之說庶他日臨事不至牆面曰學者若得胷中義理明從此去量度事物自然汎應曲當人若有堯舜許多聰明自做得堯舜許多事業若要一一理會則事變無窮難以逆料隨機應變不可豫定今世文人才士開口便說國家利害把筆便述時政得失終濟得甚事只是講明義理以淑人心使世閒識義理之人多則何患政治之不舉耶以上語類二十二條

伏承示及先知後行之說反復詳明引據精密警發多矣所未能無疑者方欲求教又得南軒寄來書稾讀之則凡某之所欲言者蓋皆已先得之矣特其曲折之間小有未備請得而細論之夫汎論知行之理而就一事之中以觀之則知之為先行之為後無可疑者如孟子所謂知皆擴而充之程子所謂譬如行路須得光照及易文言所謂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之類是也然合夫知之淺深行之大小而言則非有以先成乎其小亦將何以馴致乎其大者哉如子夏教人以灑掃應對

進退為先程子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及易文言所言知至知終皆在忠信脩辭之後之類是也蓋古人之教自其孩幼而教之以孝悌誠敬之實及其少長而博之以詩書禮樂之文皆所以使之即夫一事一物之閒各有以知其義理之所在而致涵養踐履之功也此小學之事知之淺而行之小者也及其十五成童學於大學則其灑掃應對之閒禮樂射御之際所以涵養踐履之者略已小成矣於是不離乎此而教之以格物以致其知焉致知云者因其所已知者推而致之以

及其所未知者而極其至也是必至於舉天地萬物之理而一以貫之然後為知之至而所謂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至是而無所不盡其道焉此大學之道知之深而行之大者也今就其一事之中而論之則先知後行固各有其序矣誠欲因夫小學之成以進乎大學之始則非涵養踐履之有素亦豈能居然以其雜亂紛糾之心而格物以致其知哉且易之所謂忠信脩辭者聖學之實事貫始終而言者也以其淺而小

者言之則自其常視毋誑男唯女俞之時固已知而能之矣知至至之則由行此而又知其所至也此知之深者也知終終之則由知至而又進以終之也此行之大者也故大學之書雖以格物致知為用力之始然非謂初不涵養履踐而直從事於此也又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脩家可以不齊也但以為必知之至然後所以治已治人者始有以盡其道耳若曰必俟知至而後可

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乃人生之所不能一日廢者豈可謂吾知未至而暫輟以俟其至而後行哉按五峯作復齋記有立志居敬身親格之之說蓋深得乎此者但知言所論於知之淺深不甚區別而一以知先行後槩之則有所未安耳抑聖賢所謂知者雖有淺深然不過如前所論二端而已但至於廓然貫通則內外精粗自無二致非如來教及前後所論觀過知仁者乃於方寸之間設為機械欲因觀彼而反識乎此也侯子所闢總老默而識之是識甚底之言正是說破此意如南軒所謂知底事者恐亦未免此病也又來

諭所謂端謹以致知所謂克己私集衆理者又似有以行為先之意而所謂在乎兼進者又若致知力行初無先後之分也凡此皆鄙意所深疑而南軒之論所未備者故敢復以求教幸深察而詳諭之晦叔答吳

聖人教人博文約禮學問思辨而力行之自灑掃應對章句誦說以至於精義入神酬酢萬變其序不可誣也若曰學以躬行心得為貴而不專於簡編則可若曰不在簡編而惟統宗會元之求則是妄意躐等以

陷於邪說詖行之流而非聖賢所傳之正矣答顏子堅

大抵今日之弊務講學者多闕於踐履而專踐履者又遂以講學為無益殊不知因踐履之實以致講學之功使所知益明則所守日固與彼區區口耳之間者固不可同日而語矣不然所存雖正所發雖審竊恐終未免於私意之累徒為拘滯而卒無所發明也答王子充

問明道先生曰學只要鞭辟近裏著己而已故切問而

近思則仁在其中矣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只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竊謂切問近思是主於致知忠信篤敬是主於力行知與行不可偏廢而此條之意謂隨人資質各用其力而其至則一如是則亦有行不假於知者未知如何曰切問忠信只是

汎引切已底意思非以爲致知力行之分也質美者
固是知行俱到其次亦豈有全不知而能行者但因
持養而所知愈明耳答潘子善

所諭汪洋博大不可涯涘然竊以平生所聞於師友者
驗之雖其大致規模不能有異至其所以語夫進脩
節序之緩急先後者則或不同矣蓋某之所聞以爲
天下之物無一物不具夫理是以聖門之學下學之
序始於格物以致其知不離乎日用事物之閒別其

是非審其可否由是精義入神以致其用其閒曲折纖悉各有次序而一以貫通無分段無時節無方所以為精也而不離乎粗以為末也而不離乎本必也優游涵泳饜飫而自得之然後為至固不可自畫而緩亦不可以欲速而急譬如草木自萌芽生長以至於枝葉華實不待其日至之時而揠焉以助之長豈不無益而反害之哉凡此與來教所謂傷時痛俗急於自反且欲會通其旨要以為駐足之地者其本末

指意似若不同故前後反復之言率多違異今始論其大槩以為求教之目其他曲折則非得面承不能究也精義二字聞諸長者所謂義者宜而已矣物之有宜有不宜事之有可有不可吾心處之知其各有定分而不可易所謂義也精義者精諸此而已矣所謂精云者猶曰察之云爾精之之至而入於神則於事物所宜豪釐委曲之間無所不悉有不可容言之妙矣此所以致用而用無不利也求教之云似於名

言之間小有可疑故復陳之答江元適

古人之學博文以約禮明善以誠身必物格而知至而後有以誠意而正心焉此夫子顔曾子思孟子所相授受而萬世學者之準程也仲本誠察於此有以兩進而交養焉則夫道學之體用聖賢之德業不在仲本而安歸乎復齋記

博文約禮學者之初須作兩般理會而各盡其力則久之見得功效却能交相為助而打成一片若合下便

要兩相倚靠互相推托則彼此擔閣都不成次第矣然所謂博非汎然廣覽雜記掇拾異聞以誇多取勝之謂此又不可不知答或人

近世學者不知聖門實學之根本次第而溺於老佛之說無致知之功無力行之實而常妄意天地萬物人倫日用之外別有一物空虛玄妙不可測度其心懸懸然惟徼幸於一見此物以為極致而視天地萬物本然之理人倫日用當然之事皆以為是非要妙特

可以姑存而無害云爾葢天下之士不志於學則汎然無所執持而徇於物欲幸而知志於學則未有不墮於此者也某之病此久矣而未知所以反之葢甞深為康胡二君言之而復敢以為左右之獻不識高明以為然否抑嘗聞之學之雜者似博其約者似陋惟先博而後約然後能不流於雜而不揜於陋也故中庸明善居誠身之前而大學誠意在格物之後此聖賢之言可攷者然也 荅汪太初

所諭講學克己之功裒多益寡政得恰好此誠至論然此二事各是一件工夫學者於此須是無所不用其極然後足目俱到無偏倚之患若如來諭便有好仁不好學之蔽矣且中庸言學問思辨而後繼以力行程子於涵養進學亦兩言之皆未嘗以此包彼而有所偏廢也若曰講習漸明便當痛下克己工夫以踐其實使有以真知其意味之必然不可只如此說過則其言為無病矣昨答敬夫言仁說中有一二段已

說破此病近看吳才老論語說論子夏吾必謂之學矣一章與子路何必讀書之云其弊皆至於廢學不若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之類乃為聖人之言也頗覺其言之有味不審高明以為何如答呂伯恭

為學之初當深以貪多躐等好高尚異為戒然此猶是知見邊事若但入耳出口以資談說則亦何所用之既已知得便當謹守力行乃為學問之實耳與陳丞相別紙

人之一身應事接物無非義理之所在人雖不能盡知然其大端宜亦無不聞者要在力行其所已知而勉求其所未至則自近及遠由粗及精循循有序而日有可見之效矣答盧提斡。以上文集十一條

為學先要知得分曉以下論致知

堯卿問窮理集義孰先曰窮理為先然亦不是截然有先後曰窮是窮在物之理集是集處物之義否曰是

人如何不博學得若不博學說道脩身行已也猛撞做

不得大學誠意只是說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及說到
脩身處時已自寛了到後面也自無甚事其大本只
是理會致知格物若是不致知格物便要誠意正心
脩身氣質純底將來只便成一箇無見識底獃人若
是意思高廣底將來遏不下便都顛了如劉淳叟之
徒六經說學字自傅說方說起來王人求多聞時惟
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先生至此諷誦念終始典于
學厥德脩罔覺曰這數句只恁地說而其曲折意思

甚密便是學時自不知不覺其德自脩而今不去講

學要脩身身如何地脩

學者須常存此心漸將義理只管去灌溉若卒乍未有進即且把見成在底道理將去看認認來認去更莫放著便只是自家底緣這道理不是外來物事只是自家本來合有底只是常常要點檢如人一家中合有許多家計也須常點認過若不如此被外人驀然捉將去也不知又曰温故而知新不是離了故底别

有一箇新須是常常將故底只管温習自有新意一則向時看與如今看明晦便不同一則上面自有好意思一則因這上面却别生得意思伊川云某二十以前讀論語已自解得文義到今來讀文義只一般只是意思别

許多道理皆是人身自有底雖說道昏然又那會頑然恁地暗也都知是善好做惡不好做只是見得不完全見得不的確所以說窮理便只要理會這些子

知得後只是一件事如適間說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亦只是本體上事又如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亦是本體上事只緣其初未得須用如此做工夫及其既得又只便是這箇文蔚曰且如博學於文人心自合要無所不知只為而今未能如此須用博之以文曰人心固是無所不知若未能如此却只是想像且如釋氏說心亦自謂無所不知他大故將作一箇光明瑩徹底物事看及其問他他便有不知處如程先生說窮

理却謂不必盡窮天下之理只是理會得多後自然貫通去某嘗因當官見兩家爭産各將文字出拖照其間亦有失却一兩紙文字只將他見在文字推究便自互換見得出若是都無文字只臆度説兩家所競須有一曲一直便不得元不曾窮理想像説我這心也自無所不知便是如此

這箇道理與生俱生今人只要頓放那空處都不理會浮生浪老也甚可惜要之理會出來亦不是差異底

事不知如何理會箇得恁少看他自是甘於無知了今既要理會也須理會取透莫要半青半黄下梢都不濟事

聖賢所謂博學無所不學也自吾身所謂大經大本以至天下之事事物物甚而一字半字之義莫不在所當窮而未始有不消理會者雖曰不能盡究然亦只得隨吾聰明力量理會將去久久須有所至豈不勝全不理會者乎若截然不理會者雖物過乎前不識

其名彼亦不管豈窮理之學哉

而今看道理不見不是不知只是為物塞了而今粗法須是打疊了胷中許多惡雜方可張子云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人多是被那舊見戀不肯舍除是大故聰明見得不是便翻了

器遠問窮事物之理還當窮究箇總會處如何曰不消說總會凡是眼前底都是事物只管恁地逐項窮教到極至處漸漸多自貫通然為之總會者心也

這道理若見得到只是合當如此如竹椅相似須著有四隻脚平平正正方可坐若少一隻脚決定是坐不得若不識得時只約摸㤼地說兩隻脚也得三隻脚也得到坐時只是坐不得如穿牛鼻絡馬首這也是天理合當如此若絡牛首穿馬鼻定是不得常常如此少間自見得是非道理分明若心下有些子不安穩便不做到得更有一項心下習熟底事却自以為安外來卒未相入底却又不安這便著將前聖所說

道理所做樣子看教心下是非分明

心熟後自然有見理處熟則心精微不見理只緣是心粗辭達而已矣

義理儘無窮前人恁地說亦未必盡須是自把來橫看豎看儘入深儘有在

或問如何是反身窮理曰反身是著實之謂向自家體分上求

便是看義理難又要寛著心又要緊著心這心不寛則

不足以見其規模之大不緊則不足以察其文理之細密若拘滯於文義少間又不見他大規模處

不可去名上理會須求其所以然

思索譬如穿井不解便得清水先亦須是濁漸漸刮將去却自會清

只是見不透所以千言萬語費盡心力終不得聖人之意大學說格物都只是要人見得透且如楊氏為我墨氏兼愛他欲以此教人他豈知道是不是只是見

不透如釋氏亦設教授徒他豈道自不是只是不曾見得到但知虛而不知虛中有理存焉此大學所以貴窮理也

知只有箇真與不真分別如説有一項不可言底知便是釋氏之悮

學聚問辨明善擇善盡心知性此皆是知皆始學之功也

聖人教人於大學中劈初頭便説一箇格物致知物格

而後知至最是要知得至人有知不善之不當為及臨事又為之只是知之未至人知烏喙之殺人不可食斷然不食是真知之也知不善之不當為而猶或為之是特未能真知之也所以未能真知者緣於道理上只就外面理會得許多裏面却未理會得十分瑩淨所以有此一點黑這不是外面理會不得只是裏面骨子有些見未破所以大學之教使人即事即物就外面看許多一一教周遍又須就自家裏面理

會體驗教十分精切也

只爭箇知與不知爭箇知得切與不切且如人要做好事到見得不好事也似乎可做方要做好事又似乎有箇做不好事底心從後面牽轉去這只是知不切

人為學須是要知箇是處千定萬定知得這箇徹底是那箇徹底不是方是見得徹見得是則這心裏方有所主且如人學射若志在紅心上少間有時只射得那帖上志在帖上少間有時只射得那垜上志在垜

上少間都射在別處去了

以聖賢之意觀聖賢之書以天下之理觀天下之事人多以私見自去窮理只是你自家所見去聖賢之心尚遠在

這箇物事密分豪間便相爭如不曾下工夫一時去旋揣摸他只是疎闊真箇下工夫見得底人說出來自是膠粘旋揣摸得是亦何補

看道理須是見得實方是有功効處若於上面添些玄

妙奇特便是見他實理未透

大凡義理積得多後貫通了自然見效不是今日理會得一件便要做一件用譬如富人積財積得多了自無不如意又如人學作文亦須廣看多後自然成文可觀不然讀得這一件却將來排湊做韓昌黎論為文便也要讀書涵味多後自然好柳子厚云本之於六經云云之意便是要將這一件做那一件便不及韓

問是理會得孝便推去理會得弟否曰只是傍易曉底挨將去如理會得親親便推類去仁民仁民是親親之類理會得仁民便推類去愛物愛物是仁民之類如刑于寡妻便推類去至于兄弟至于兄弟便推類去御于家邦如脩身便推去齊家齊家便推去治國只是一步了又一步學記謂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此說甚好且如中央一塊堅硬四邊軟不先就四邊攻其軟便要去中央攻那硬處如何

攻得枉費了氣力那堅硬底又只在須是先就四邊旋旋抉了軟處中央硬底自走不得兵書所謂攻瑕則堅者瑕攻堅則瑕者堅亦是此意

或問力行如何是淺近語曰不明道理只是硬行又問何以為淺近曰他只是見聖賢所為心下愛硬依他行這是私意不是當行若見得道理時皆是當恁地行又問這一點意氣能得幾時了是如何曰久時將次只是恁地休了

伊川嘗言虎傷者曾經傷者神色獨變此為真見得信得凡人皆知水蹈之必溺火蹈之必焚今試教他去蹈水火定不肯去無他只為真知以上語類三十條

求其放心乃為學根本田地既能如此向上須更做窮理工夫方見所存之心所具之理不是兩事隨感即應自然中節方是儒者事業不然却亦與釋子坐禪攝念無異矣答曾光祖

所謂識察此心乃致知之切近者此說是也然亦須知

所謂識之非徒欲識此心之精靈知覺也乃欲識此心之義理精微耳欲識其義理之精微則固當以窮盡天下之理為期但至於久熟而貫通焉則不待一一窮之而天下之理固已無一豪之不盡矣舉一而三反聞一而知十乃學者用功之深窮理之熟然後能融會貫通以至於此今先立定限以為不必盡窮於事事物物之間而直欲僥倖於三反知十之效吾恐其鹵莽滅裂而終不能有所發明也_{容齋 叔權}

意不能以自誠故推其次第則欲誠其意者又必以格物致知為先蓋仁義之心人皆有之但人有此身便不能無物欲之蔽故不能以自知若能隨事講明令其透徹精粗巨細無不貫通則自然見得義理之悅心猶芻豢之悅口而無待於自欺如其不然而但欲禁制抑遏使之不敢自欺便謂所以誠其意者不過如此則恐徒然為是迫切而隱微之間終不免為自欺也 答江易直

問四端五典者窮理之本曰恐當云明四端察五典者窮理之要大凡盡此而可以推及其餘者本也一事而有首尾之名也了此而可以次及其餘者要也衆事而有緩急之名也（答或人）

示諭日用之間或有所疑而未必不善者此固見善不明之過當汲汲於窮理然所可懼者則恐實有可疑而不知以為疑耳此則尤當講究體察也（答吳深父）

古人之學雖不傳於天下而道未嘗不在於人心但世

之業儒者旣大為利祿所決潰於其前而文詞組麗之習見聞掇拾之工又日夜有以滲泄之於其後使其心不復自知道之在是是以雖欲慕其名而勉為之然其所安終在彼而不在此也及其求之而茫然如捕風繫影之不可得則曰此亦口耳之習耳吾將求其躬行力踐之實而為之殊不知學雖以躬行力踐為極然未有不由講學窮理而後至今惡人言仁言恕言西銘言太極者之紛紛而吾乃不能一出其

思慮以致察焉是惡人說河而甘自渴死也豈不誤哉（答楊子順）

窮理亦無他法只日間讀書應事處每事理會便是雖若無大頭段增益然亦只是積累久後不覺自浹洽貫通正欲速不得也（答林德久）

問平時無事是非之辨似不能惑事至而應則陷於非者十七八雖隨即追悔後來之失又只如故今欲臨事時所謂可喜可怪可畏可沮者不能移其平時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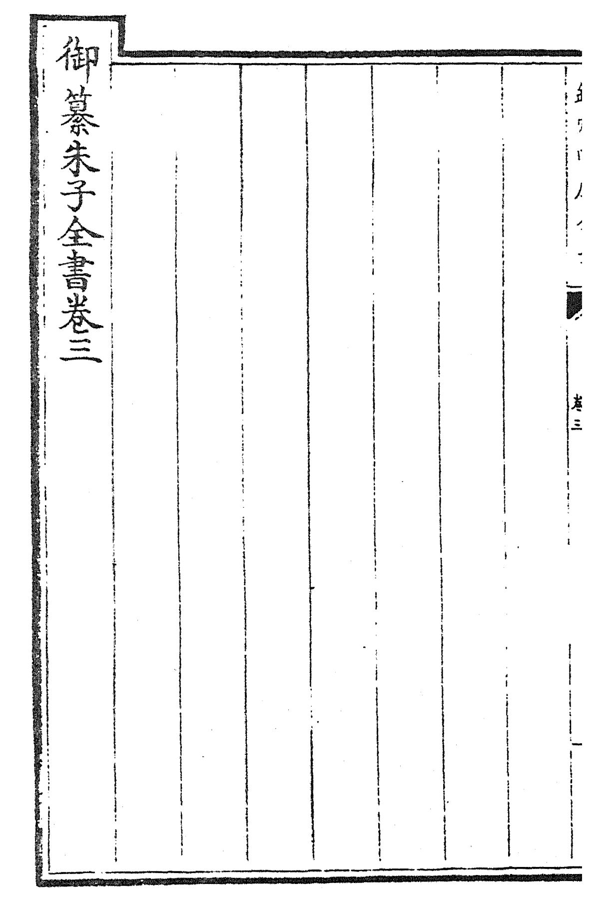
心其道何由曰此是本心陷溺之久義理浸灌未透之病且宜讀書窮理常不閒斷則物欲之心自不能勝而本心之義理安且固矣答王近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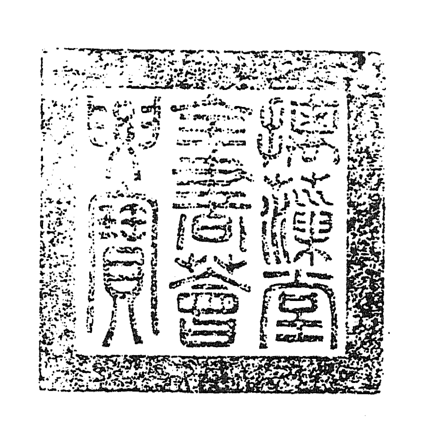
窮理者欲知事物之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者而已知其所以然故志不惑知其所當然故行不謬非謂取彼之理而歸諸此也答或人

問窮理之要不必深求先儒所謂行得即是者此最至論若論雖高而不可行失之迂且矯此所謂過猶不

及其為失中一也曰窮理之要不必深求此語有大病殊駭聞聽行得即是固為至論然窮理不深則安知所行之可否哉宰予以短喪為安是以不可為可也子路以正名為迂是以可為不可也彼親見聖人日聞善誘猶有是失況於餘人恐不但如此而已窮理既明則理之所在動必由之無論高而不可行之理但世俗以苟且淺近之見謂之不可行耳如行不由徑固世俗之所謂迂不行私謁固世俗之所謂矯

又豈知理之所在言之雖若甚高而未嘗不可行哉理之所在即是中道惟窮之不深則無所準則而有過不及之患未有窮理既深而反有此患也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蓋惟如此然後可以應務未至於此則凡所作為皆出於私意之鑿冥行而已雖使或中君子不貴也答程允夫○以上文集十條


御纂朱子全書卷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裴　謙
謄録監生臣金士燮